

懸念

法事的銅鑊聲稍歇，「師公」們摘下了頭套，灌了瓶水，順口噴向屋外地面揚起的沙塵。向家屬們交待幾點後續祭拜事項，就脫下黃色的道袍，跟著領頭的「師公」開著黑色賓士離去。

靈堂前恢復了稍許的平靜。

埕旁幾位婦人攤坐在散滿白、紅、藍、黃布匹和麻布的塑膠布上，口咬線結，一面雙手不停歇的穿針引線，一面忙著點數喪家的眾兒媳姪孫親友，計算著必須縫製的孝服樣式和件數。

這些總是在婚喪喜慶自動上門幫忙的鄰近親友，一向對村內各家的族群成員都略知七八分。鄰里互助、生活透明化的農業生活習俗，在如此的時刻最是張顯。熱心的鄉村世居者總是習於自自然然地閒聊、審視村內各家親族的近況。

「三嬸的老二，小時候不才不才，上回回來駛一臺大頭仔車，聽說是去做人代書助理，自己也參入牽人客買賣土地，賺不少錢要回來三伯的厝地旁蓋別墅，假日可以帶孩子回來渡假。」

「那麼發達囉！伊生幾個？」

「三個。一個小的生不多久！」

「又生一個？！這樣算不周全，手尾錢帶子要多剪幾條，到時才不會欠！四處找得霧煞煞！」

比起埕旁的婦人，靈堂旁幫忙摺著蓮花元寶的婦人們，個個穿著黑衣，她們較為沉默，心情也更為悲沉些。互為妯娌的這些黑衣老婦，除了大嬸在早早年紀，因不明腹痛活活痛死在送醫的山路外，其餘在歲月中，四個兄弟裡竟有三個先後讓她們成為寡婦。

然而這回坤伯的過世，卻是讓她們最唏噓無言，有著人生何以堪的慨歎。

摺紙錢的黑衣妯娌，獨缺坤嬸。此時的她，正獨自躺在狹長屋中的最末房裡。知道家中起了重大變化，卻還是只能獨守在房中，守著自己的孤寂。

雖然經年在房中，是個僅剩單手可使喚的中風患者，坤嬸的頸部以上卻是全然清醒正常的。這是人間的幸抑或不幸，如此的問號總是環繞在探望過坤嫂的親友腦中浮現。

因低血壓中風的坤嬸，在二十多載的癱瘓歲月中，雖在痛苦時刻，偶有當時的家人為何要把她搶救回來，留在人間受苦的怨懟，卻是個沉靜、配合度高，記憶力甚佳、體諒照護者的病人。

孝順的兒媳們，始終不忘抽空回來祖厝探視兩老，也不吝於金錢的奉養。但當子女孫兒們緣於生計就學，都得住在大街上，兩老又習慣於祖厝的環境，不肯遷離與子女同住的情景下，漫長的日子裡，坤嬸始終相依為命的仍是最親近的坤伯。

兩位老伴的生活軌跡經常是：閒不下來，到處幫忙插秧、採豆的坤伯，在早早出門前先將二人一天飯量的米洗一洗，放在電鍋內，上面攔一盤瓜仔肉或其它魚肉類。再將梳洗完畢、換妥尿褲的坤嬸抱到窗前的藤椅，塞好軟墊、頭枕。電

鍋、收音機、電視遙控皆置於坤嬭可按、取之處。一切安排妥當，向坤嬭交待：

「今日要去川仔那兒摘長豆！時鐘在十一時十五分時要按下電鍋，我回來再炒個青菜就有得吃了！」

「財仔田溝旁那塊田，菜瓜、葫瓜長得密實，叫我去幫忙割一割、裝箱載去市仔賣！」

「成仔請我將山腳筍園雜草砍一砍，土蓋高一點，看今年筍子會不會冒多一點，筍仔價格愈來愈好……。」，總是一一說明了去處，交待清楚了坤伯才放心出門。

望不見坤伯跨出家門的坤嬭，窗前那塊菜園是最常伴她的景觀。夏日時，絲瓜、苦瓜籐架佔去了三分之一的窗景視野，黃花旁初結的嫩幼瓜苗微盪在蔓藤間，晃出帶著夏涼的氣息；秋天菜園週邊閃動的是金針花梗和一叢叢綠中帶黃的花椰高麗菜。舊時這區都是二嬭翻土、撒種、摘菜，每日蹂躪的菜園，如今成爲她與四時、自然相接的角落。

時序變換，翻種新菜時，坤伯和兒媳們總徵詢著她的意見。

「去年芥菜撒太多吃不了，今年多撒幾樣、每樣種一畦，長出來剛好輪著吃，比較不膩……。」

「茼蒿菜去年虫多得嚇人，不噴藥不能吃，今年還要種嗎？」

菜園是再也踏不進去了，然而家人這樣善意的徵詢，卻是有意地讓坤嬭在人間持續發揮著力量。

坤伯出外打零工，獨留坤嬭靜坐在窗邊的日子，向窗外遠望成爲她最慣常的姿態。比菜園稍遠的田間，經常有依稀可見的人影在作物間活動，那幾乎是坤嬭對世界延伸的極點。倆人在夜晚的閒聊，坤伯會閒扯著日間在外的各種聽聞：後山的那一片山坡，整片賣給台北人，改建成高爾夫球場；古早的相思樹林被砍平，改種平整亮麗的草坪，來打球的人都開著車窗是暗玻璃的大車；球場的洩水道沒弄好，都流到阿達仔的田裡，不能種稻米，伊氣得去和球場經理吵；高速公路又多了一個交流道出口，交通變得很方便……。坤伯試著描述崎頂點點滴滴的地貌變化。然而全身癱得只靠被墊塞撐、無法坐車出門的坤嬭，無論老伴如何盡力的敘述，腦海中烙印的或許仍是二十年前崎頂的山巒小徑、鄰近的人家瓦舍和窗外的園圃。這些景觀和鎮日滴答的舊式掛擺老鐘，成了她想像著老伴日時出外摘豆、荷鋤除草落汗姿態、收工返家的唯一背景。

二十年前，當坤嬭昏厥在豬槽邊時，她就不曾再見過這些山巒小徑。那個夜晚，當她料理晚餐妥當，到廚房後的豬圈餵著豬料時，便昏厥過去。當家人久未見坤嬭進屋吃晚餐，才急急尋找。發現倒臥豬槽邊的她，已是事發後一小時的事了。

被醫院急診診斷爲嚴重低血壓中風的坤嬭，經幾日觀察後，被醫師宣布放棄，送回家中自行安置。焦灼無措的家人面對仍有一絲氣息的親人，不忍就此放手，只指望赤腳醫生能想想法子。這位鄉下赤腳醫生，每隔一段時間，便踏著高高低低的屋前小徑，一一到每戶人家藥包箱中更新常備藥物，順便爲農夫、農婦

們看小小的傷病，聊聊近況，彷彿是這零星散落、村莊人家的家庭醫師。赤腳醫生受老主顧坤伯的請求，不按正規的藥理，偷偷下了嗎啡的猛藥，請家人每日用粥糜灌入坤嬭口中，維持基本生理營養需求。就這樣誤打誤撞，原本在準備壽衣的家人，在生死邊際中，竟用一口一口的粥湯、在數月後慢慢將坤嬭的意識帶回。

命運按著自己的牌理出牌，人們卻總摸不透它的按算。再度回神的坤嬭腦力異常清晰，較過往有過之而無不及。陸陸續續上門探望的親戚，不是看到一個平躺在通鋪，就是靜坐在窗邊藤椅的瘦削老婦。然而在與她對談後，親友們卻一一折服在她強大的記憶力下。凡探望過她的宗族親友，所提及的長輩、後輩近況，她皆瞭若指掌；甚至連旁支的姪孫婿姓名、職業，她都能在下回探訪時提及。

或許漫長的窗邊歲月，家族、宗族的網絡地圖，是她排遣時間的最好選項之一。日日望著窗景，她腦中一遍又一遍復習著親友來訪的對話：

「阿鸞伊囡仔今年考大學！」

「那麼大了！」

「那是最小的，大的當兵了！」

中風前不久，坤嬭才剛吃完姪輩孫女阿鸞的喜酒，如今她的孩子已成人了。坤嬭如一株靜止的樹栽，看著眾人如走馬燈般的人生戲碼輪番上演，自己只能靠來訪親友的言語和腦中的記憶符碼排演各個場景和角色，參予眾親族的生命活動。

早期由唐山渡海到北部溪邊的邊坡開墾的坤伯家族，自始都是過著墾荒務農的艱困生活。到了坤伯這一輩一家五兄弟，幼年即失怙。沒了父母的這群孩子，靠著十來歲的大伯拉拔長大，直到五兄弟娶妻了，都還是聚住在祖厝依地勢綿延擴建的屋龍。每逢鄉間殺豬公或祭拜請客的日子，前來的親戚，在屋龍、庭院、稻埕中高低穿梭、進進出出，一回就把五兄弟的家都拜訪完了。孩童們則把屋龍當迷宮遊走。請客時輪流到這家宴客桌上拿塊雞肉啃，再鑽到低矮的另一戶桌上，從客人間拿杯汽水灌下肚，再繼續屋龍的捉迷藏到下一房。反正親戚一起請，多少都可牽扯出個遠近關係；況且平日冷清的鄉間祖厝，請客時就圖個人氣旺、熱熱鬧鬧就好，也無須分清來客的身份。

非節慶時的親戚來訪，無非是閒話家常，留下用便餐時最為人回味的就是坤嬭的清茄湯和菜豆粥。高大纖細的坤嬭，語調低柔，煮起菜飯就如其人，清清淡淡卻餘味十足。親友返家後，想用市場買來的紫長茄，仿煮出淡甜的清茄湯味，不是淡而無味就是過於油膩，無法得其真味。坤嬭中風之後，再也無口福吃她的鄉間清淡美味的親戚們，總搖著頭嘆口氣：

「世間太不公平了！那麼勤儉顧家，吃食簡單清爽的人會生這種病！有這種遭遇！」

再多的感歎不平，仍無法改變軀體已然變化的生命事實。坤伯二老認命的一日日過著命運要他們接受的日子。

某晚，坤伯將簡單的晚餐碗碟清洗完，幫坤嬭翻身擦拭換上清爽的新尿片，也將自己除了一天草的汗臭梳洗完畢，點起了一根煙和坤嬭一起在通鋪聽著當日

的新聞。剛開放大陸探親不久，新聞持續搶鮮地報導著，相隔四十年後，兩岸親人再見的悲傷情景和兩地環境差異產生的總總趣聞。而原本基於倫理親情的考慮，讓三十八年前後來台的外省老兵們，得以回返朝思暮想故鄉的旅遊開放政策，竟逐漸也在祖籍閩南的本省人裡掀起熱潮。

「川仔也念著他要去大陸走一走。」看著新聞，坤伯想起日間，在田裡摘長豆和川仔閒聊的內容。

「伊又不是外省仔，沒親人去大陸要做什麼？」，坤嬭微弱卻語意清晰的應答著。

「伊講要去唐山拜祖先。每年掃墓看到墓碑上刻的堂號，不知祖先住的所在是生做什麼樣，很想要去看看。」

「甘真正要去？不曾踏出門的種田人，路途那麼遙遠！」坤嬭狐疑地回應著。

但是川仔真正去了。在旅行社工作人員的鼓舞，家中族人相邀下，湊成了到大陸湄洲、泉州、福州等地的媽祖進香暨祖籍尋根團。一群赤腳農夫的闊腳，硬塞進硬梆梆的皮鞋內，背著旅行社發的行李袋，帶著茫然略略惶恐的心就啓程了。

崎頂的這個福建之旅破冰團，雖然返鄉後有暈機暈車的旅途勞累，然而談起湄洲媽祖祖廟，讓這些朝聖的信徒個個眉飛色舞。雖然沒有想像中壯觀廟宇，但是依勢而建的臨海廟埕，廟裡供桌上彩繪刺繡的「湄洲祖廟」字跡，媽祖的源起傳說，足足成了村裡聊了半年的話題。至於據說為唐山原鄉的泉州，因為出發前並未認真的查尋家譜，所以並未特別走訪祖籍地。只是近似的閩南口音、類似的吃食和相仿的面相，掃除了大半的惶恐；但是略略不同的生活習慣和居住環境，又具體說明了兩地之間隨著不同命運呈顯的時代距離。

川仔送了幾包湄洲媽祖廟的香灰袋給坤伯，保庇坤嬭和幾個兒孫平安順利，順便勸他有空也出去看看。坤伯將祖廟香灰包給坤嬭過目，塞在枕頭邊，保個心安。唐山、媽祖祖廟、緣起傳說，偶爾也成了夜晚二人閒聊的主題。

受了破冰團的影響，村裡陸陸續續有人跟進到湄洲進香。不只男人，婦女們也慢慢加入旅行團，坤伯屢次被遊說，他都推說事忙，過一陣子再說。其實他心裡不是沒心動過。負責主祭家族各項婚喪事務的他，在舉香敬拜祖先的儀式裡，總是極其虔誠的報告謝氏家族開枝散葉、一脈血緣的**去向**。然而他所知的只是他這一輩的，及兒時記憶的叔公輩印象。年歲已近天命之年的坤伯，對於所由來的祖宗故鄉，不免有些想往。

坤伯這一家族的大小事，向來皆尊循「長兄如父」的觀念，參考大伯意見做決定。然而，在大伯因中風被兒子們接去大路旁雜貨店照護後，這個家族的責任便自然由排行老二的坤伯擔起。族裡有喜事，儀式上都先恭請坤伯上香面告祖先，眾後輩子孫在人間的活動，他上香時莊重虔誠的姿態，讓旁觀的親友們，感覺祖先之靈仿若真的在聆聽他的話語，讓儀式更添幾分深意。喪事的各項細節打點，也都徵詢著坤伯的意見再做安排。在家族中承擔主掌角色的坤伯，眼看著村內的人都一一到湄洲祖廟進香、祭祖回來，心思難免有些浮動。

最大的掛慮當然是照顧了近二十年的老伴。雖然兒媳們在假日或需要的時

刻，都會儘量抽空帶著就學的孫子們回家探望、幫忙照護母親，然而最貼近的衣物更換、擦洗、穢物處理，坤伯幾乎都不假他人，坤嬭也羞於讓他人幫忙。曾有一回，兒媳們體諒父親因母親的牽絆離不得家，特別安排了三天二夜的中南部進香團，讓父親到大甲媽祖進個香，順便到幾個景點走走、透透氣。沒想到只是三天兩夜的旅遊，竟弄得三方都不放心。

雖然臨走前坤伯詳細交待了照護坤嬭的細節，兒媳們也都有心要擔起這份工作。但是，實際的處理過程並不如想像中順手，不熟練的翻騰，讓坤嬭有些不適，當然她還是隱忍了下來。爲了不讓兒後輩麻煩，坤嬭更盡量少喝少吃，憋著不拉撒，以減少尿布的更換次數。睡臥在遠方進香大樓的坤伯，擔心老伴不適應他人的照護，整夜睡得浮浮沉沉沒好眠。三天後遊覽車載到家門口，下車進到屋內坤嬭房間，兩老相見尙未言語，頓時眼角都噙著幾滴淚珠，兒媳們看著也是一陣心酸。

坤嬭癱瘓以來，除了初始病情危急時，坤伯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曾掉下了眼淚，從坤嬭被嗎啡、粥汁救回甦醒後，坤伯就沉默堅強的承受著生命的考驗，不曾再掉淚。然而沒想到僅僅二夜的分離，卻讓他們如此激動。這樣的經驗讓二人都體會到彼此相依的程度竟然如此深厚，超乎所有的想像，也讓坤伯不再輕言離家。

然而當農曆三月二十三媽祖每年巡境的日子，村內戶戶擺著滿桌供品祭拜，鑼鼓炮竹煙火連天響徹村間時，一向虔誠的坤伯內在的信仰被啟動，他按耐不住，開始遙想著陪媽祖進香團到湄洲媽祖廟，甚至是泉州故鄉的可能。屈指一算，已是六十好幾的自己，再不去還有機會嗎？

於是趁著農閒時，他走到姪子家中，決定探視臥病多年，已無法言語但意識還大致清醒的大哥。被安置在陰暗雜物間裡一張鐵床的大哥，見到久未見的大弟來訪，激動地拉著鐵床邊綁著的發黃白布條握把想起身，但是努力了一下，終究還是放棄，張嘴平躺無奈地望著坤伯。

「你最近人有比較清爽嗎？」大哥輕搖了頭，嘆了口氣卻卡在喉頭。

「最近村裡有人回唐山祖籍去遊覽，順便去湄洲拜媽祖祖廟進香。我也想跟團回泉州祖籍看看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大哥無言的看著鐵床的上層，這是他鎮日眼界所能見的範圍。

「我若有去，會替全家族燒香祭拜。」

大哥輕點了頭，能使力的手伸出握著大弟的手，緊握了一下，眼角滑下一絲淚水。

探完大哥的坤伯帶著心酸離開，心裡知道姪輩們無力照護大哥，每日將他擺在陰暗的房中數日子，一點生活品質也沒有。然而自己無權過問已屬旁支的家務事。況且老伴中風至今，將她照顧的身上無一丁點皮膚長爛瘡，每日抬上抱下，已耗盡他所有的精力，實已自顧不暇了。

兒女們聽到坤伯的打算，雖知道近一週的行程，對家人的適應有點難度，但是稍做安排輪留照顧坤嬭，也不致會有太大的問題。倒是一向含蓄自持的老父，

難得向兒女提出自己想要的心願，當然要盡力協助他完成。兒媳們不但自願負擔全部旅費，還答應幫忙探聽較可靠的旅行社，讓第一次踏出島嶼的老父可以更安心的出門。

周遭的親友都徵詢安排妥當後，坤嬭那兒要如何說服，成了坤伯最棘手的問題。曾有的分離經驗，讓坤伯離家遠行變成兩老之間的忌諱。然而這回媽祖祖廟進香及泉州祖籍之旅，對年華漸逝的坤伯，卻有著強大的吸力，讓他無法抗拒，他必須硬著頭皮和老伴說明這個決定，而且必須由他親口說，不能透過兒孫媳第三者的轉告或探詢。

「霞仔，我可能要離開厝內幾日。」某個夜晚時刻，坤伯終於鼓起勇氣，試著說出個頭，探探坤嬭的態度。

「要去哪？」坤嬭不解的問著。

「阿成仔他們在邀，一起去唐山故鄉看看，順便到湄洲媽祖祖廟進個香！」話說出口，坤伯鬆了口氣，心想「終於說出口了！」。

「要幾天？」坤嬭平靜地接問著。

「五、六天。」

跟著是兩人間一陣沉默，不知如何是好的坤伯猛抽了幾口煙，薰黃的姆指輕顫在煙霧中。半晌之後，坤嬭打破沉默，用瘦削見筋骨的長手，輕拂著滑落的一鬢髮絲，暗咳了一聲說道：

「坤仔！我的身體再活也沒幾年了，等我走了，你再去唐山故鄉。好嗎？」

坤伯一時哽著喉頭無言。

坤伯從此不再提回唐山的事情，對於成仔的盛情邀約，他只淡淡的推托家裡有事暫時走不開，成仔略知其心中顧慮，也不好再鼓動勉強坤伯，讓他為難傷神。

日子仍然循著尋常的基調走着。坤嬭或許再生起幾絲怨懟，嘆自己這不生不死的軀殼，限制了老伴的願夢，但是她實在很難再承受坤伯一日不在身邊，讓他人翻身擦拭、處理穢物的情境，在她清醒無比的腦中對此番經驗有著深刻的恐懼。坤伯仍然無怨的重覆著照護老伴的生活，他憶起從曾有的離家進香經驗，心中仍是一陣不忍，他了解一向配合家人的坤嬭無法放他出門的心境，也知道放下坤嬭獨自一人，自己並無法完全安心的出門，探訪祖先故鄉的事，就留待下次機會吧！

是願夢壓抑的後果，還是長期的辛勞積累，如晴天霹靂般的消息，震驚了坤伯的兒後輩。

原本只是坤伯經常覺得胃脹脹，不時呃著酸水，隱忍一段時間後，實在撐不下，只好開口請大兒子帶去醫院檢查看是什麼毛病。醫生初診發現情況不對，建議家屬再做胃鏡檢查及切片。病理切片的結果發現坤伯已是胃癌第三期，有些淋巴的轉移，很難割除乾淨，只能住院先做化療控制病情。

這次分離是他和坤嬭都無法決定的了。沒有被告知全部實情的坤伯，只知胃有些發炎，要住院吃藥做治療，心中還掛念著坤嬭在家無人照應。兒媳只得安撫他，已經安排兒孫照顧坤嬭，他得靜心養病，趕快治療好再回去陪坤嬭。

在家日日睜眼盼望著老伴身影的坤嬭，同樣未被告知坤伯的病情，只知他身體微恙，胃有些不舒服，需要住院檢查，檢查完後才能返家。

每日仍然依坤伯的方式，被兒孫擺放在窗邊的坤嬭，不需要再看著壁上的老式掛鐘在十一時一刻按下電鍋，等待老伴中午工作回來一起用餐。午餐時刻，兒孫們自會捧上一碗熬煮得軟透的菜飯，讓坤嬭面對窗景，單手慢慢吃完午餐。

醫院、祖厝兩頭跑，早已忙成一團的兒媳們，雖能將二老照應過來，卻是再也顧不得園子了。已過老的芥菜葉叢生在菜畦，葉上佈滿虫啃的洞痕，瓜架上懸著幾條不再嫩綠、瓜絲纖維漸顯的皺癟老瓜。這樣的窗景讓坤嬭不願再面對，她明瞭老伴一定出了問題，家人一定有所隱瞞，也一定不會據實相告。她無意問清楚事情原委，免得讓兒孫們難說明，但是她要等到坤伯回來跟她說明白。她一貫安靜順從地接受著兒孫媳的照料。

然而兩老是再也不曾看過對方了。

坤伯化療的結果並不理想。癌細胞的擴大，使他胃內腔變窄，食物滯留不通，無法進食，腹水導致的腹脹，讓坤伯他腹如硬石，只能平躺，舉步難行。當醫生告知他僅存一至三個月的生命時，家人商議決定放棄帶來極大後遺痛楚的化療，帶他返家自行照護，渡過殘餘的歲月。

於是同一屋簷下的不同房間，分別躺著坤伯與坤嬭。

兒媳們不是沒有考量過讓久違的兩老說個話，但是害怕兩個羸弱的身體，互見對方的身形時，都無法支撐激動的心情，反而讓情況更惡化，尤其身子雖癱瘓尚屬平穩的坤嬭，身心是否經得起如此大的打擊，家人實在已無力再承受任一可能的驟變。

兩人的聲音都微弱到音量散不到另一個間隔的空間，所以他們不但是見不到對方，連對方的聲息都無法聽聞。坤伯甚至到末期只能用眼神表達些許意念，完全靠灌食維持生命，無法排洩的穢物由兒子戴手套挖出。他或許沒料到自己竟會陷入比坤嬭更難承受的生命情境，且更早走到生命的末端。

無法掩蓋的法事銅鑊聲，終究讓坤嬭確定了她始終在心裡準備的事實。入殮時，第一聲道士的祭文聲，後輩的嚎哭聲被她聽聞時，坤嬭淚流滿面，孱弱得哭不出聲的她，不能自己地低喊著：

「坤仔！我對不起你啊！我怎麼知曉你會比我早走！」

「坤仔！我那～這自私！爲了自己！不讓你去唐山看一眼祖先地！」。

古吹、銅鑊聲在屋內外時停時響，靈堂前孝男、孝媳們忙進忙出，處理著親友上香祭拜、更換供奉菜飯、商議出殯的細節事宜。還能自由走動的幾個黑衣妯娌，在靈堂邊看著兒孫燒紙錢給坤伯，邊聊著兩老的種種。

「真正查某人比較韌命嗎？」

「那是二伯會照顧，二十多年了，除了不能動，二嫂身軀沒半處爛瘡，一直都清清爽爽，真是不簡單！」。

「真是生死有命，大家再怎麼算，都不會料到這樣的結果！」

「年輕時，咱大家做伙插秧、種菜，會想到如今剩下的是我們這幾個老查某

人嗎？查某人可能真正比較韌命。」

被安置在藤椅上，只能看著窗景的坤嬭，經過那心碎的一刻後，再也無力也無淚。到家裡捻香的親友，掛念坤嬭的會繞進房內探視，望著窗外的她無心應對，親友也只能無言退去。她只是安靜、認命的等待，等待兒媳們趁著忙中的空檔，來幫她處理無法自理的身邊瑣事。她一逕柔順的接受，如同她一貫的婉約，就如同接受命運對她和坤伯的安排。

喪事過後，兒媳無法在工作 and 照護祖厝中的坤嬭兩地中奔波，說服她到街上與他們同住。從祖厝遷移的坤嬭，被軟被包裹在車後座，怕她不適應車身的轉彎移動，由媳婦小心守護在旁邊。大兒子的刻意慢行，恰恰讓坤嬭有機會微睜著雙眼，瞄見被改建成高爾夫球場的後山，古早她曾在裡面拾柴的一片相思樹林，果真變成一片平整翠綠的草坪。重新翻建的房舍，不再是她曾熟悉指認的屋瓦人家。她對這片山巒田埂的記憶，幾乎不復存於現實的地貌中，只是這一切的一切如今對她的意義甚微。

大兒子為她安排的新房間舒適、潔淨，只是少了可以想像坤伯做農事的田園窗景，讓坤嬭的靈魂彷彿缺失了一角，經常讓她失了神。坤嬭一向是個柔順合作的病人，所以兒媳們在習慣淨身、餵食的照護瑣事後，生活就在尋常中一日日地過了。

一年後，坤嬭終究還是在生命的萎縮中逐漸逝去，距離當初醫生宣佈她的不治，前後間隔了二十多年的歲月。冥冥中的命數生滅由不得人，然而再返人間後綿延的這段歲月，卻增添了她和坤伯彼此的一段世間懸念。

